



淋雨的夏天

□ 崔向珍

黎明前的一阵雨，涨高了村前的溪水，欢快的蛙鼓此起彼伏。清凉的雨雾自碧绿的水面飘起，追随着千家万户早起的炊烟，慢慢地散去了。

急急而来的雨，敲打着阔大的南瓜叶，房檐下悬挂着密集的雨帘，院子里跳跃着喜悦的音符。

夏天的雨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一顿早饭的工夫，雨声渐渐小了。我们这些小孩子，冲断细细的雨丝，兴奋地跑到院子里，跑到村街上。低洼的村街积满了水，水面上飘着树叶，飘着草屑。一些惊慌失措的蚂蚁躲在树叶上面，顺水漂流。我们争先恐后叠了纸船，把蚂蚁捉到纸船上，再把双手并拢放在水里，轻轻推动纸船前进，把它们送到安全的地方。

万物疯长的夏天，田地里

的野草锄不完、拔不尽。父亲在村小学教书，母亲起早贪黑地劳作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好像都被她用到庄稼地里了。谷子地、玉米地、地瓜地，母亲一块地一块地侍弄。火辣辣的大太阳下，滚滚的热浪里，母亲身上的衣服湿了干，干了湿。只要不是下大雨和雷雨，母亲总是不停地锄草、拔草。马齿苋之类的野草野菜很顽强，见土扎根，遇雨重生。母亲只能把它们拔下来，堆到田埂上。

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，经常跟着母亲下地。母亲干活，我躲在树荫里看小人书，或者满地跑着逮蚂蚱。每个细雨飘飞的日子，母亲正好躲了炎阳之苦，在田里干得起劲。青草那么绿，野花那么鲜艳，蚂蚱也飞不高了，我才不肯顶着那块破旧的塑料布躲雨呢，和邻地的小伙伴满沟坡奔跑嬉戏，滚

得一身草泥。

乌云翻滚，雷声雨声突然响起的时刻，母亲用破旧的塑料布裹着我，左手拖着锄头，右手半拽半抱着我，拼命地往家跑。后有乌云泼墨，前有疾风骤雨，头顶上闪电如龙蛇疾飞，我们一路上磕磕绊绊，终于跑进了家门。母亲乌黑的头发湿透了，紧紧地贴着头皮，满身泥水。我的头发大多还是干的，只有露在塑料布下面的小腿和双脚上沾满了草泥。

很多次，我们刚跑进家门，急雨也停了，只剩下一声闷雷、几个亮闪。母亲瞅瞅一园子的新绿，瞅瞅躲在草垛下的鸡鸭猫狗，瞅瞅满院子长长短短的水沟，无可奈何地笑了起来。

如果是夕阳西下，又正好飘起了细雨，母亲断然是不肯在屋里面做晚饭的。没有电扇，没有空调，低矮的草房子本

来就非常闷热，倘若再烧热了土炕，一家人指定是没法睡觉了。母亲只好端一簸箕干草，用破麻袋片盖着，坐在大槐树下的土灶边，一边淋雨，一边烧火。趁着天还没有完全黑，下雨知了猴出窝早，我们淋着细雨，满村子跑着捉知了猴。

细雨淋湿了母亲的头发，淋湿了我们的衣衫，却淋不湿满村子飘飞的炊烟。当湿漉漉的夜幕降临，母亲们呼唤儿女的声音满村街响起，一个个乳名堆叠起一层层幸福，整个村庄也慢慢安静下来了。

我们吃完晚饭，聚在如豆的煤油灯下，父亲批改作业，哥哥温习功课，母亲一边做针线活，一边轻声细语地给我讲故事。我卧在母亲的身边，听着童话，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，听着蟋蟀断断续续的弹鸣，渐渐地沉入了踏实而甜美的梦境。

蛙鼓声里好乘凉

□ 魏益君

夏天，乡下老家门前的那池荷塘，又该响起此起彼伏的蛙鼓了。

我的老家在村子的最南端，大门对面就有一块很大的荷塘，塘堰上是一株株随风摇曳的垂柳。荷风如醉，蛙声如雨，一派宁静与祥和。这里，便成了村人消暑乘凉的最佳之处。

天儿傍黑，人们走出闷热的屋子，来到荷塘边的大垂柳下纳凉。男人们就聚拢在会讲评书的李太爷身旁，女人和孩子们则围在奶奶身边，听她讲那些远古的美丽神话。我们这些毛头小子总不甘寂寞，绕着荷塘追逐嬉戏，吓得塘边的青蛙接二连三“噗通噗通”跳进水里。

月明星稀，树影婆娑，晚风送来满池的荷香，几声蛙鸣叫出了夜晚的宁静。奶奶不似李太爷净讲《杨家将》《隋唐演义》，她讲的都是仙女的故事。

一个雨后的晚上，奶奶应了我们的要求，开始讲《青蛙的故事》。奶奶呷了口茶，生动地讲起来：有一只青蛙，看上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，每天爬上大路打个滚，变成一个俊秀书生和小姐约会。后来小姐得了一种怪病，怎么也医不好。青蛙就变成书生将一粒药丸给她，小姐服用后果然好了，可是从此再不见书生来访。一日小姐做梦，一位仙人说，书生是青蛙所变，他用千年修为救了小姐，要再修行千年才能变成人形。小姐醒后哭了，立即跑到仙人所说的那条河边，果然见到了一副青蛙皮。从此，这位小姐就天天守候在河边……

奶奶讲完了，我们还沉浸在凄美的故事中，这时，一阵蛙鼓骤然响起，我们都不约而同望向荷塘。蛙声叫得我们无比神伤，也叫得整个夏夜无比凝重。

夜深了，人们陆陆续续回家。夜里，不见了妹妹，全家人急坏了，最后在荷塘边寻见她，她正出神地望着荷塘发呆。奶奶问她睡不着到这干啥，妹妹说，那只青蛙一定就在这里。奶奶揽着妹妹，好一通说教，妹妹才在一阵蛙鸣中恋恋不舍地回家。

如今想来，老家的蛙鼓和儿时夏日乘凉的经历，仍让人无比留恋、无比神往。

悠然扇底风

□ 熊荟蓉

“日轮当午凝不去，万国如在洪炉中”的伏天来了，我又怀念起童年那“清新簟中味，悠然扇底风”的夏日时光。

那时候没有电扇与空调，与夏天一起出场的是蒲扇。那种用蒲葵叶裁剪而成的蒲扇，扇面泛着微黄，有一轮一轮的脊纹。扇柄硬而光滑，握在手里，很有质感。摇动起来，清凉中散发着麦秸和青草的芬芳。

每年小暑过后，奶奶就会从她的箱子里拿出几把蒲扇。两个弟弟淘气，喜欢用扇子当武器，相互攻击。他们的蒲扇总是很快就脱了线、散了架，然后，就蛮不讲理地去抢别人的蒲扇。奶奶找来红橙黄绿蓝紫六种颜色的布条，给每把蒲扇镶边，细密地缝好扇口，再分给每个人。每个人保护好自己那把蒲扇，就有效地延长了蒲扇的寿命。我分到的是一把紫

色碎花布镶边的扇子，分外美丽。

每个夏天，蒲扇都与奶奶如影随形。做饭时，奶奶要用蒲扇去扇旺灶膛里的柴火。去菜田里摘瓜果时，奶奶要用蒲扇挡开晃眼的阳光或豆大的雨点。午后靠在树荫下打盹，奶奶就慢悠悠地摇着蒲扇。每天晚上，当我们姐弟睡下，奶奶就用蒲扇为我们驱蚊取凉。

那时候的夏天，我们不做晚饭也不烧洗澡水。午餐煮稀饭时多加两瓢水，照得出人影的稀饭装在一个缸盆里，放在堂屋里的方桌上，桌上摆着几碟酱油瓜和乳豆腐。谁饿了，就舀一碗稀饭，就着咸菜，哧溜哧溜喝下去。井里打上来的水，用盆装着，暴晒在廊檐前。傍晚时，用水瓢舀出晒得温热的水，兜头浇到身上，要多舒服有多舒服。夜幕降临了，家家户户就搬出凉席，铺在场院里，

小孩子在上面嬉闹打滚，大人们裸着上身摇着大蒲扇唠嗑。

我父亲是典型的乡村秀才，他读的书多，记性也好，最擅长讲《封神榜》《杨家将》《水浒传》。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，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讲得清清楚楚。晚上乘凉的人多，蚊子也多，奶奶就不停地挥舞着那把大蒲扇，时不时地用蒲扇轻轻拍在我的头上、身上和腿脚上。在凉悠悠的扇底风中，我望着满天繁星，听着蝉鸣蛙鼓伴奏下父亲讲的那些神奇的故事，总是很快酣然入梦。醒来是在奶奶的老式雕花床上，夜晚是怎么被奶奶抱进屋的，我一点也不知道。

回想那时候的夏天，应该也很燥热，但留在我记忆深处的，只有蒲扇派送的清凉。如今，随着电扇空调的出现，蒲扇已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。那轻

摇蒲扇的奶奶，也随着蒲扇永远地消失了。只有那“悠然扇底风”，在每个夏天如约缭绕在我心头。



清凉老冰棒

□ 乔兆军

时值盛夏，酷热难耐。我去火车站送客人，走进冷饮店准备买雪糕，一款雪糕包装纸上印着“老冰棒”三个字，让我不由想起过去吃的老冰棒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冰棒还是稀罕物，卖冰棒的是个黑瘦小伙子，他骑着自行车，车子后架上稳稳捆绑着一个白色泡沫箱，箱内棉被里藏着令我们眼馋的冰棒。小伙子一个星期来我们村两三次，一听到他熟悉的“卖冰棒”的吆喝声，仿佛全身都有一种甜甜的感觉，恨不得自己能生出三头六臂，一边立即跑回家找母亲要钱，一

边快速地围住卖冰棒的，生怕他走掉。这时，就有老人戏谑道：“看，叫魂的来了，把这些小孩的魂都勾去了！”

由于当时生活困难，无论我们怎么央求，一个夏天最多能吃上三两根。买来冰棒，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揭掉冰棒纸，一股清新的凉气从冰棒上袅袅升起，先舔着冰棒纸上的冰霜，再吮吸冰棒，让它慢慢融化，一点一点地享受那清凉甘甜的味道，只觉暑气顿消，说不出的舒爽和惬意，最后只剩一根木棍，放在嘴里舍不得扔掉。

妹妹为了能吃上冰棒，自

有一套招术。她先是向母亲要钱，母亲自然不给，随之变成牵着衣角将整个人挂在母亲身上，同时眼睛开始泛红。后又改成赖在地上抱住母亲的腿大哭，边哭边喊“我要吃冰棒”。哭还不奏效，她只好使出最后一招，直接从母亲口袋里掏。几个口袋摸下来，好不容易凑成几分钱，见母亲没有强烈把钱要回的意思，便立马收回眼泪循着卖冰棒的声音跑去。

我是男孩子，10岁以后在父母眼里就是大人了，很多时候只能看着弟弟妹妹吃冰棒，自己在一旁咽口水。在我11岁的那个暑期，为了达到吃冰

棒的目的，我开始卖冰棒。三伏天，太阳晒得人汗流浹背，但我为了能吃上冰棒，坚持推着自行车在村里大声吆喝。

卖到最后，总有一些即将融化的冰棒卖不掉，我把这些带回来，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，尽情地享用剩下的冰棒。那沁人心脾的凉爽与甜蜜的滋味穿肠入肚，踏踏实实滑入胃里。我第一次通过劳动吃上了冰棒，还赚了钱，特别自豪。

如今，商场里冰棒、冰淇淋琳琅满目，却再也引不起我的兴趣。其实很多时候，简单就好，就如老冰棒，根深蒂固地让人回味。